

釋性梵著述

大乘妙法蓮華經講義

(窮子喻)

高雄文殊
講堂印行

釋慧律敬題

大乘妙法蓮華經講義

信解品第四 窮子喻

P478-P552

P001-P145

講師 湛然



信解品第四

第一章：略解品目及大意——除疑為信，破執為解。信已作佛，解佛所說。信以信從為義，解須如實了解，必先有信方能有解，必真了解方名真信。

應作四句料簡：信而不解，鈍根正見人也。解而不信，利根邪見人也。亦信亦解，利根正見人也。不信不解，鈍根邪見人也。初心凡夫信而未解，一闡提輩不信不解。今雙簡除此二種人，單指正見聲聞人，於教於理，有信有解，故名信解品。

故知：五千退席，是不信不解，人天會眾，是信而不解，皆不足以當信解之稱。唯有如須菩提等中根聲聞，已聞佛說譬喻，信發解生，疑

去理明，乃自陳窮子之喻，領上法說譬說之旨，堪稱信解。

本品大意：上根舍利弗，一聞佛說即信受了解，但未立信解品，以舍利弗陳述解悟之文不多故。而須菩提等四人，領解而述之窮子喻，文辭特長，故專立信解一品。

此品實可名為窮子喻品，特以此喻是因信解後才能說，信解之心為本，說喻言辭為末，故以信解立品名。

須菩提等，過去或解三而不信一，或信三而不解一；今聞法說譬說，乃解一而亦信三，解三而亦信一。入大乘見道，故名為信。

起大乘修道，故名為解。由信故回小向大，由解故自知必當成佛。了解權實，信歸一乘；聞圓教，入圓位，圓融四悉檀益，一時俱得，故名信解品。

約本迹說：四大弟子久入大乘，成就佛法，迹引中根，示初信解，故名信解品。

約觀心說：了達心外無法名信。於現前介爾一念心中，見一切法緣起性空，名解。如是觀心，由名字信解乃至究竟信解，總在一心，離心無佛，亦無信解。

蓋教不徒施，機無虛受，機教相合，能修能成。如來既有譬喻之談，中根即有信解之益，信解在心，非言莫表，

由是自陳窮子之喻，引發羣機，同得領解法說譬說之旨，是為信解品所由說也。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心，歡喜踴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一心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而白佛言：

這一段文，是結集經的人所敘四人領解喜敬，先敘心喜，再敘敬儀。爾時，即佛說火宅喻完畢之時。

慧命者，世人皆愛身恆之壽，聖者並寶智慧之命，兼而有之，故亦稱具壽。

須菩提。此云：善現，又云：善吉。解空第一，空慧為命。

佛於般若教中，命其轉教，慧人所命，故曰慧命。其餘三人，以姓為稱，以大顯勝，皆如無量壽經講義中釋。

「發希有心」，心領解也。「即從座起」。身領解也。

「而白佛言」，口領解也。

「從佛所聞未曾有法」，即指所聞佛說方便譬喻二品，以自己例舍利

弗，成佛有分，所以歡喜踴躍。

表法者：即從座起，表捨小乘偏空之證。

整衣服，表聲聞智斷即菩薩法忍莊嚴。偏袒右肩，表開權。

右膝著地，地表一實，知權即實也。

一心合掌，表權實不二，萬行一心也。

曲躬恭敬，瞻仰尊顏，表以我昔修之權，趣佛今說之實也。

而白佛言，表始覺合本覺，領解無差，陳述所以也。

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自謂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以下，是須菩提等述領解，先略說昔迷，不求大法，其因有

四：

一、居僧之首，德高望重，執小不敢改途，是故不求大。

二、年老臘高，老朽衰邁，無力擔荷如來家業，是故不求大。

三、自謂已得涅槃，苦盡心安，已入無為正位，不復發大心度生，是故不求大。

四、無所堪任，有如陸地不生蓮華，性劣情疏，無勝進心，是故不求大。次廣釋昔迷，不求大法之所以。

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座，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證，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

「世尊往昔說法既久」者，是指佛說方等教八年，說般若教廿二年，共有卅年，故曰既久。

我等二乘人，都在座聞大乘法，雖聞而無希求修證之心，故曰「身體疲懈」。

「但念空、無相、無作」，即觀念三三昧，亦名三解脫門。此指二乘人緣四諦十六行相，而得之三昧。

空攝苦諦下空、無我二行觀。無相攝滅諦下滅、盡、妙、離四行觀。無作攝其餘十行觀。菩薩所修三三昧，則與二乘不同。

「於菩薩法」，謂卅七菩提分法，略為七科：

一、四念處——謂身、受、心、法，以慧為體，故皆稱觀。

二、四正斷——謂律儀斷，即未生惡不令生起。斷斷，即已生惡必令斷滅。防護斷，即已生善要令繼續。修習斷，即未生善務令生起。

以精進為體，精進起用能修四斷故。

三、四神足——謂欲、勤、心、觀，以定為體，依此四法而修定故。

四、五根——謂信、進、念、定、慧，依此五法能生出世善功德，

故名為根。五、五力——體即五根，難屈服故，別立力名。

六、七覺支——謂澤法、精進、喜、輕安、念、定、捨，依此七法而修止觀，令得定慧均等。

七、八聖道支——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定、正精進，已在序品中解析。

此卅七道品，及六度四攝，菩薩所修與聲聞不同，故聲聞人心不喜樂。

「遊戲神通」者，華嚴經說：「菩薩有十法名遊戲神通。一、現捨天壽。二、現在人間受生。三、現為童子種種戲笑。四、現作出家。五、現修苦行。六、現向菩提樹。七、現降魔。八、現成正覺。九、現轉法輪。十、現入涅槃。」此即以八相成道為遊戲神通也。

「淨佛國土」者，維摩詰經說有八事：「

一、思於有情作諸善事，不希善報。

二、思代彼受苦，我之善根悉迴施與。

三、於諸有情，其心平等，無有罣碍。

四、思於有情，摧伏自己憍慢，敬愛如佛。

五、信解增上，於未聞經，無疑無謗。

六、於他利養無嫉妒心，於己利養不生憍慢。

七、調伏自心，常省己過，不譏他犯。八、恆無放逸，常勤修善。」

具此八法，心得清淨，心淨故國土淨，心淨故眾生淨，從此命終，生餘淨土，故曰淨佛國土。若修淨土法門，以具足信願念行，心得清淨，更有彌陀本願攝受，必生極樂淨土。

「成就眾生」者，一切菩薩外化利他之行也，如觀音大士，衆生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所以者何」？此須菩提等自己解釋所以。正因為我等二乘人，依世尊所說四諦教法，斷集滅苦，得出三界，認為所證涅槃與佛無異，別無堪修作之事了。何況我等四人，今已老朽形衰，對於佛所說大乘法，教化菩薩如何修六度萬行，上求下化的事，非我能為，亦非我所希望，是故不生希求，無一念好樂之心。

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聲聞得授成佛之記」，領悟法說一周，開權顯實之旨也。「心甚歡喜」，領悟譬說一周，信解無疑也。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為無上正等正覺，即是佛果，以智為體。凡夫無智，迷而不覺。外道邪智，非是正覺，二乘偏空智，正覺而不等。菩薩中道智，雖正等，但僅少分而不圓。唯佛一人，超於九法界眾生之上，堪稱無上正等正覺。

「得未曾有」者，若有求而得，則不為希有，今無求而得，出過自心

之所希望，故曰得未曾有。

「不謂於今忽然得聞」，佛四十餘年未說，今日始說，真是忽然得聞。「希有之法」，即是妙法，亦即本經所說，三乘即是一乘，聲聞皆當作佛，真是希有，從來未聞佛說也。

「深自慶幸」，過去認為不可得者，今日能得已得，慶獲善利，幸能領悟，怎不深心自慶自喜呢？

「無量珍寶」，即大乘因果。過去在般若時，領受大法是為轉教菩薩，以為菩薩方可作佛。豈知於今法華會上，全蒙等賜大車，故曰「不求自得」。真是千生難逢，萬劫難遇，荷佛深恩，慶幸何如！

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

此二句，正是陳述領解佛說譬喻，亦以譬喻說明領解之意。

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國，
或二十，至五十歲。

此領解諸子先因遊戲，來入此宅之意。父子二字，前後二品皆用，正明佛於弟子有成熟養育之恩，弟子於佛有承當家業之義。

「譬若有人」，即二乘人自譬也。

幼者弱，稚者小。本師最初為大通佛十六王子之一時，即教此輩發大心，但僅發心未有修行，善根微弱，故名「幼稚」。

父譬如來應身，於過去二萬億佛所，教我等無上道，已成父子。佛應身息化之後，我等退大心而習小故，名為「捨父」。背覺合塵，無明自覆名「逃」，流轉生死名「逝」。

輪迴三界五趣，無不周歷名「久住他國」。

或十者，指天趣，二十者，指人趣。五十歲者，指五趣也。

皆言十者，指十善十惡之業種，乃人天五趣業道之因素。

眾生隨業升沉，或做人或生天，無有一定，故曰或二十，或五十歲也。當知：諸佛常念眾生，而眾生不念佛，故曰捨父逃逝。

如念佛圓通章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此正本品所說窮子喻之深意也。

問：佛的應身息化，眾生由是起惑造業，流轉生死，是父離子，非子捨父？

答：眾生無感，故應身息化，究其根源，過在眾生，還成窮子捨父之義。

約觀心釋者，本覺名父，始覺種子名子。

種子力微，名為幼稚。背本覺而起無明不覺，為捨父逃逝。

如起信論所說：「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由是有衆生生死相續。本覺常住寂光理性，名為本國。不覺流轉三界五陰，名為他國。經歷五趣，名五十歲。

年既長大，加復窮困，馳聘四方，以求衣食，
漸漸遊行，遇向本國。

「年既長大」者，此譬過去所發菩提心，一歷識田，永為道種，大乘善根冥熏，世世曾受佛化，故能重得遇佛良緣，此喻有習種性也。若未發心，則無善根，便無長大之義。

又去大化既久，故曰年既長大。未修福慧，名為「加復窮困」。無七聖財名窮，為五濁八苦所燒名困。

輪迴四生，奔馳聘走於生老病死險道，名為「馳聘四方」。

在生死輪迴中，求覓出苦之道，名「以求衣食」。

由聞思慧心，漸漸生善，名「漸漸遊行」。

幸得人身，幸逢佛世，得聞佛法，不期而會，順昔善根，名「遇向本國」。

又「本國」，即本覺。「漸漸遊行」，即始覺。始覺漸漸增上，趣向於究竟覺，名「遇向本國」，此約大乘說。「本國」即無漏法性地。

「漸漸遊行」即七方便位，趣向見道，名「遇向本國」，此據二乘說也。前云：捨父逃逝，喻背真逐妄。此云：遇向本國，喻返妄歸真。不是真生妄，迷真妄遂起。能知妄無體，息妄便是真。

多年浪子無歸處，一念回光便是家。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說窮子喻，其意在此也。

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徧他國，商估賈客，亦甚眾多。

此中說喻有三：一、求子止城。二、資財甚多。三、二利豐廣。「其父」，指佛。「先來」者，佛念眾生故，出入三界，示生示滅，由來已久也。佛由本垂跡之應化身，雖先來已化導此輩眾生，教發大心；而眾生自退，退流於六道生死，故曰「求子不得」。

「中止一城」者，約理說：喻佛住大乘平等法城，只居菩薩。

佛本欲教子以大乘，故住於大乘一城求之。如前方便品說：「佛自住大乘，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自證無上道，大乘平等法，若以小乘法，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

約事說：喻佛一期應化，八相成道，名為一城。

「其家大富」，佛報身所居報土，是化佛之家，具足萬德，喻為財寶無量，故名大富。略舉資財甚多有八：(一)金銀等七寶，喻佛七聖財豐足。琥珀，博物志說：松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餘如前解。(二)倉庫盈溢，倉指有為功德，可養慧命。庫指無為功德，可安法身。充於內曰盈，流於外曰溢，喻佛無德不圓也。

(三)財寶無量，佛有五度福德為財，般若智慧為寶，導一切法皆入大乘，故為無量。(四)多有僮僕，此喻佛有無量方便波羅蜜

(五)臣佐吏民，此喻佛之十力為臣，四無畏為佐，十八不共法為吏民。

(六)象馬，喻佛之五通示現。(七)車乘，喻佛三輪施化，說五乘法

(八) 牛羊無數，喻佛有八萬四千法藏及行藏也。

又佛初成道，說華嚴大乘，聞法者，多有世主天人，此是外凡，喻為僱傭的僮僕。圓十信的菩薩，喻為內凡的吏民。圓三賢菩薩喻為佐，圓十聖菩薩喻為臣，佛即法王也。

「出入息利，乃徧他國，商估賈客，亦甚眾多。」此喻二利豐廣，佛成就自利、利他功德，徧於九法界之眾生國土。自行為入，化他為出。萬行一心為入，一心萬行為出。化他功德曰息，自行功德曰利。商估者，行商，以此地所有估易彼地所無。賈客者，坐賣，待客來買其貨物也。此皆喻佛所化三乘弟子，有本土者，有他方來者，有於此土化眾者，有於他方弘傳者，其數無量，故曰甚多。

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

貧窮子，即捨父逃逝之子，亦即喻於大通佛世曾受大化，不久退大之二乘人。

在三界六道之中，忽上忽下，忽東忽西，備受諸苦，深起厭患，欲求出離，觀察五蘊聚落，十八界國、十二入邑，求於正助道的衣食，故名遊諸聚落，經歷國邑。

二乘人，三生植福，百劫修因，幸得重遇本師示現八相成道，初說華嚴大教，名遂到父城，佛自住大乘之城故。

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慙懃，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

佛念眾生，如父念子，無時或忘，故曰「每念」。

「離別五十餘年」者，法身流轉五道名為眾生，一念無明妄動故名離別。「未曾向人說」者，過去未向諸菩薩說此聲聞是大乘佛子，亦無如今法華會上開權顯實，與二乘人授記作佛之事。

「心懷悔恨」者，悔過去未勤教誨，致令無教逃逝，所謂：「子不教父之過」，所以心悔。子無道心，不能精進不退，而逃迷不返，所以心懷遺憾！恨即憾，佛無恨心所法故。

「自念老朽」者，化緣將盡，若此輩二乘人，大機未熟，則不得授記作佛，後來眾生，佛種有誰相續？老朽興嘆！正是為此。

佛福慧圓滿，是名「多有財物，倉庫盈溢。」雖有菩薩，未化聲聞令繼佛位，又未對眾宣告，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成佛，如「無有子息」。

「一旦終沒」，示入涅槃，大乘「財物」，一乘因果，少人繼承，故曰「散失」，「無所」「委」託交「付」。

因此「慇懃」，「每」常「憶」念，何時可得為二乘人，授記傳燈，為

一切眾生指示衣裡明珠呢！

「復作是念」者，既有無子之憂，便有得子之樂。憂樂均在各人一念心中，亦在佛的大慈悲心中。

所以經裡說：「一切唯心造」，「諸法唯識所變」。苟能從此了達，不動一步，即是窮子還鄉，父子相見也；亦即如父得子，委付家財也。

「坦然」者，安和自在義，有樂無憂，故曰坦然。

再說，佛念眾生，如父憶子。眾生不念佛，如子逃逝。今有可度之機，眾生皆修念佛法門，即是父子相憶，故名「得子」。

眾生修淨土法門，得出三界，能生極樂，彌陀授記，一生成佛，此即

「委付財物」。

子既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稱佛本懷，父即「坦然快樂、無復憂慮」也。

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

此明子得見父原因，即領解了方便品中所說五濁，譬喻品中所說三界如火宅。由此厭苦斷集，慕滅修道，漸漸積集出世善根，故言「傭賃展轉」。

就好比土木小工，被人雇用，工資微薄，但能省吃儉用，也足以成家

立業，故曰「遇到父舍」。此喻眾生所修出世大小善業，都能扣佛慈悲，眾生有感佛之因，佛即有應眾生之緣，皆為成佛資糧，將到成佛寶所。如本經後文說：「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只要眾生念佛修善，便是入到佛慈悲室也。

約事說，遇到父舍者，遇見佛最初於菩提場說華嚴勝會也。

「住立門側」者，二乘人執偏空理，不悟中道，有如站在門的一邊。大乘教行，能詮於理，能證於果，名之為門，也就是前說唯有一門之門。此輩二乘人雖過去已種大乘善根，但少修因，未能證果，故曰住立門側，不得進入大乘賢聖之門內也。

遙見其父，踞師子床，寶几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

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值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旛，香水灑地，散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

此明子見其父，威德莊嚴，略有七種：

(一)「踞師子床」。床即座，師子座喻佛初說華嚴之法座。

圓教勝應身佛，安處第一義空理，無通別二惑，及八魔等畏，所說是華嚴大法，能說是四無碍辯，此名踞師子床。二乘人大機雖發，距離大乘不退位(圓住別地以上)尚遠，故名遙見。又偏真慧眼，照理為遠，故稱遙見。

(二)「寶几承足」。喻貴賤承奉。又寶几者，喻一實相，足喻定慧。大乘

定慧依於實相理體，如大乘止觀法門所說：「依自性清淨心（實相體）而修止觀」。「婆羅門」，此云淨行，是高貴種姓，此喻華嚴會上等覺菩薩。「剎諦利」，此云王種，喻十聖（地）菩薩。

「居士」，在家清修之士，喻三賢（住、行、向位）菩薩，及內（十信位）外凡夫菩薩。如是上下貴賤，皆敬奉如來，皆修大乘止觀法門，而得成佛，故名「恭敬圍繞」。

（三）衆寶莊嚴身體。「真珠瓔珞」、喻梵網戒，首楞嚴定，一切種智慧，法音方便陀羅尼等，四種瓔珞也。「價值千萬」，喻四十地所修無漏功德，價值無量，以莊嚴法報身也。

(四) 臣佐奉侍。「吏民僮僕」，喻佛方便波羅蜜，內與實智同，外與機緣契，如吏民僮僕，有奉侍之職責。「手執白拂」，拂是拂塵，白拂喻無漏方便智之用。右譬空智，拂四住煩惱障。左譬假智，拂塵沙無明所知障。以此二智為方便，故言「侍立左右」。

(五) 莊嚴外界。「覆以寶帳」，四無量心為寶帳，普蔭眾生為覆。

「垂諸華旛」，華喻四攝法，旛喻六神通，以此度眾生，故名為垂。

「香水灑地」，喻圓教大乘法如香水，灑於菩薩心地，以除惑垢。亦喻定水湛然滿，灑此無垢人也。

「散眾名華」，喻教菩薩修大乘七覺意華：(1) 三聚淨戒。(2) 首楞嚴大

定。(3)中道實慧。(4)斷二諦疑。(5)行於非道通達佛道。

(6)智德圓滿了了見性。(7)斷德成就永盡無明。

(六)出內財產。「羅列寶物」，喻一心萬行之功德，一念具三千性相，應有盡有。「出內取與」，如前所釋，即喻菩薩一切自利(名內取)利他(名出與)之行也。

(七)「威德特尊」。此喻勝應身佛、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光明無量，色像無邊，相海隨好，無窮無盡。光顏巍巍，威容顯耀，從未瞻覩、姝妙如今。此華藏世界盧舍那佛，威德特尊相也。

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

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

「有大力勢」者，喻佛有十力四無畏，及有一切智慧神通也。

「即懷恐怖」者，非小乘機能修能證，於菩薩道，心懷恐怖。

「悔來至此」者，喻大法不契小機，故有退悔之意。

「或王或王等」，喻佛為法王，十聖菩薩即王等。又佛的法身為王，佛的報身與法身相等，名為王等。因見勝應身，誤認為法報身，故曰或王或王等。

十聖及佛地功德，皆非小乘能得，故言「非我傭力得物之處」，此喻小

機不能受大化也。「貧里」，喻但空之理，不含萬德。喻二乘之行，無化他功德。

「不如往至貧里」，此即二乘心行，只為自了為務。「地」，是依止生長聖道之處。「肆力」者，賣力也。勤苦身心，賣力修道之謂。

「衣食易得」者，衣喻行（福）行，食喻慧行，能得有餘涅槃，無漏衣食，名為「衣食易得」。二乘人本厭生死，若修大乘，必入生死，廣修萬行，經無量劫，事與心違，故言「若久住此，或見逼迫。」

我本樂小，而佛要我修大乘時，則非我所樂，故言「強使我作」。捨大取小，故名「疾走而去」。

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

「於師子座」，約理說，是如來法身居第一義空之座，寂而常照，故能見子。約事說，是本師勝應身，初說華嚴之法座。

「見子便識」，如來鑒機，知是往昔結緣，曾受大化之佛子也。

「心大歡喜」者，如來見諸眾生，大乘善根已發，可以捨方便而說真

實法，暢佛本懷，故大歡喜，因此佛自釋歡喜所以：

(一)「財物庫藏，今有所付。」過去此等眾生退大執小，欲付如來法財，無機不得；今日大乘機發，稱佛大慈與樂之心，可以付囑大法，續佛慧命，故言今有所付。

(二)「子忽自來，甚適我願。」眾生不念佛，如子逃逝。佛常念眾生，雖念無益，故曰「無由見之」。

今逃子還鄉，眾生念佛，即是「子忽自來」，由是從生至生，同於形影，終不違遠。所度之大機成熟、順佛本心，故言「甚適我願」而歡喜也。

(三)大悲深重，悲欣交集。「我雖年朽」者，一期所現化身，化緣盡故。此約本師從燃燈佛授記，乃至八相成道，轉法輪，今將入涅槃，所有化事將畢也。

「猶故貪惜」者，未有大機，一乘成佛之法，無可委付，將來眾生，從誰得受大法，得脫生死，得成佛身？大悲深重，愛子情深，為可度之機而貪惜也。亦為今得交付家財，可以安心入滅而歡喜也。

即遣傍人，急追將還。爾時使者，疾走往捉。

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

前面已述父子相見情狀的譬喻，接著再述喚子不得的譬喻，即是領解上品勸門化之不得。

「遣傍人」者。事上說，菩薩為佛傍人，稟佛教化眾生，名之為遣。理上說，智是能遣，一乘教法，如華嚴是所遣。

又從佛出十二部經，名為遣傍人。「急追將還」者，佛悲心疾起，即刻派遣在傍的菩薩，說圓頓教法以勸門化導也。

如華嚴經中法慧菩薩說十住，功德林菩薩說十行，金剛幢菩薩說十迴向，金剛藏菩薩說十地等。欲令佛子皆入大乘，順合先所發菩提心，故曰將還。「疾走往捉」者，大乘教行，疾趣菩提；何況地上菩薩皆有神力，又得佛力加持，能令眾生疾入菩提也。

「窮子驚愕」等四句，是明勸門化之不得。此輩二乘人縱昔曾發菩提心，廢久不憶，卒聞大教，乖自己心行，故言「驚」；

教義高深莫測，故言「愕」。「稱怨大喚」者，二乘人見煩惱如怨家，視生死如牢獄，今勸其行菩薩道，不能領受，則稱怨大喚。

機教相違，小機本不求大法，故言「我不相犯」。不應以大法授我，故言「何為見捉」。

使者執之逾急，強牽將還。余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躄地。

此領解上品誠門化之不得。諸大菩薩稟承佛意，即是佛的使者。欲令眾生速出火宅，如救頭燃，故亦如佛說三界種種怖畏之事，若不即時出三界了生死，必為火焚，不容稍緩，故曰「執之逾急」。

「強牽將還」者，即喻用前述誠門，說三界苦難之因果，強牽眾生，

逃出先因遊戲來入之三界火宅，還歸無難的法性地，享受涅槃妙樂，但因眾生貪著三界，不肯出離，佛菩薩勸誡速出，即是強牽將還也。「窮子自念無罪」者，此喻二乘人情不樂大，故今不受大法，自念無所傷犯，故言無罪。

「而被囚執」者，不令小機學小，而教大法，非我小機所需，如被囚執。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宅，但東西走戲，三界生死難出，三乘慧命難保，故曰「此必定死」。

又機小教大，必起疑謗，謗法必墮地獄，此必定死路一條也。聞大法而驚疑不安，故曰「轉更惶怖」。

小智不解大教，故曰「悶絕」。

既不能解，當然不能如法修行，故曰「躡地」。此即喻二乘人，雖得參與華嚴法會，但因法不契機，如聾如盲，不得法益也。

父遙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

前云：遙見其父。今云：父遙見之。

父子彼此遙見，此喻小機與大法，相距猶遠，故須暫息大化也。

「語使」即勅華嚴會上法身大士，暫勿以大教，化彼二乘人，故曰

「不須此人」。既缺大機，不但不能使之信受大乘，而原有大乘善根亦恐傷斷，是故不可強施大化，謂之「勿強將來」。

「以冷水灑面」者，此喻可用二乘權教，四諦灰斷理水，洒彼自求涅槃之心面。先伏十使之惑，漸離八難之苦，得生人天，此名「令得醒悟」。停授大乘，故云「莫復與語」。

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
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

此解釋暫息大化之所以。知子莫如父，故曰「父知其子」。

如藥草品說：「唯有如來知此衆生種相體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

事。云何念、思、修，以何法念、思、修，以何法得何法。

眾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來實見之，明了無碍」。

「志意下劣」者，即後經文：「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豪貴」，即大乘因果，亦即指一心萬行之修德為豪，萬行一心之性德為貴。欲「自」了「知」是心作佛之修德，是心是佛之性德，乃「為」二乘佛「子」「所難」了解的事。

又不信父言，不信是父，所以自知為難。

「審知」此輩過去在二萬億佛所，曾發菩提心，實「是」佛「子」。

以其中途退大為小，今生值佛，佛隨順其意，聽用二乘方便法修行，

從阿含乃至般若，未嘗明告二乘作佛，亦未說其曾發大心，原為佛子也。

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

此喻息於大化。機小不堪大法，故曰「放汝」。

小機志求涅槃，故曰「所趣」。

化城稱機、無險道之難，故曰「歡喜」。

機教相合，得修正行，從生死中，發趣二乘，故曰「從地而起」。

又前聞華嚴大教，如聾盲不解，迷悶臥無明地。今聞小教，可得醒

悟，故言從地而起。但空之理，不含萬德；二乘之行，只為自了，故曰「貧里」。

於四諦中，求無漏正助道，名為「以求衣食」。

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

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

既息大化，不容遺棄，擬設方便，誘小入大，即是領解前述擬用三車適宜之譬，故言「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為一說三，是設方便。如來隱實施權，明說三，密歸一，故言「密遣」。

「二人」者，約人即聲聞、緣覺。約法即四諦、十二因緣。

又密遣菩薩、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身，是為密遣的二乘人也。

二乘教中，不修相好，但說苦空無我不淨等，此名「形色憔悴」。

二乘理非是究竟，此名「無威德」。又二利功德少，無福智二嚴、

三十二相，稱為「憔悴」。二利功德薄，無十力四無畏，菩薩眷屬，稱為「無威德」。再說，示現應化之聲聞，實是菩薩，外現枯木寒灰之聲聞相，名形色憔悴。內隱自在威神之力，名無威德者。

往至為「詣」，緩和為「徐」。佛遣菩薩教化二乘，身同其人其事，是為「詣彼」。用愛語攝，是為「徐語」。

二乘學地，見修兩道，是斷惑所「作」之「處」。

「此有」者，不在餘處，就在當人現有的五陰身心處下手。修二乘無漏法得出生死，比較人天有漏法僅出三途，是為「倍與汝直」。

肯受小化、此為「若許」。教以如說修行，名為「使作」。

「雇汝除糞」者，即後云：「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二乘人唯欲斷集滅苦而修道，無淨佛國土，成熟眾生之心，故曰雇汝除糞。

菩薩應化聲聞，共修小法，故曰：我等二人，亦共汝作。

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

應化聲聞，承佛教命、依教奉行，此名「即求窮子」。

既得可化之機，故曰「既已得之」。領解前述稱歎三車，得除苦集之糞，能取道滅之價，故曰「具陳上事」。

亦即以如來叮囑之言告之，代佛宣揚四諦法輪也。

爾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

先取其價，即是領解前述適其願故，爭出火宅。

二乘慕滅修道，所以先取其價，即先取滅道之價，後除苦集之糞。

又先發二乘出離心，名為取價。後方作五停心，念處觀等，伏斷見思煩惱，名為除糞。與者為也，順用佛言，故名尋與。

佛「見」二乘「子」，愍其無相好福德莊嚴，怪其無求大之心，得小失大，豈不可憐可愍？

又以他日於窗牖中，遙見子身，羸瘦憔悴，
糞土塵分土，污穢不淨。

此領解佛由照機而隱實施權之意。「他日」，指說華嚴時往鹿苑為他日。佛知根未熟，潛施密化，息大用小，但以二乘半字教度化，故言「於窗牖中」。窗牖非正大之中門，此譬佛以權智照小機也。

見二乘子去佛知見尚遠，故曰「遙見」。

「羸瘦」，喻所修福慧少。

「憔悴」，喻所有見思重。又內怖無常故憔悴，外遭八苦故憔悴。

「糞土」，喻煩惱。「塵分土」，喻惡業。

「污穢」，喻三界五陰的苦報。合此惑感業苦三道，皆為「不淨」，是為五濁眾生相。

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麤弊垢膩之衣，

塵土分土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

此領解佛由法報身垂迹化身，應以劣應身得度者，即現劣應身而為說法也。說華嚴是舍那勝應身，相好光明，子見驚走。

今現垢穢劣應身，勝相即隱，如「脫瓔珞」等。

示現與子身同，即同事攝。又「瓔珞」，喻四十二地戒定慧等。

「柔軟上服」，喻無生忍寂滅忍。「嚴飾之具」，喻大小相涵。

「更著麤弊垢膩之衣」，現丈六比丘形名麤弊，著糞掃衣名垢膩。

納妃生子，六年苦行，現有煩惱，喻為「塵土分土身」。

「右手」喻權智，「除糞之器」喻治見思煩惱法門。

自以此法斷結成佛，又以此法化人，故言「執持」。示同眾生，怖畏生死；又示成佛尚有九種餘報，故曰「狀有所畏」。九報者：(1)六年苦行(2)金鎗刺脚(3)因孫陀利死被謗(4)三月食馬麥(5)瑠璃王殺釋種(6)乞食空鉢(7)旃遮女謗(8)調達推石傷趾(9)背痛。

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怠。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需盆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

此一段經文，是領解佛說阿含方便教，亦領解上品所說，三車救子譬喻，適子所願，諸子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也。也是總喻七科道品，是古仙人道，以顯除糞之相。

(一)「語諸作人」，此喻佛告一切佛弟子，必須先有四念處觀，這是斷煩惱之利斧，即聞慧外凡位也。

(二)「汝等勤作，勿得懈怠」。此喻四正勤，能發煖位，屬內凡位，故言「得近其子。」

(三)「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此喻四如意足。咄！是警覺之詞，令捨散心入靜慮。念處正勤屬智慧，故稱男子。

男人多屬外向，喻用智觀向外取境，不名為常。四如意足屬禪定，能定不動，故名「常作」。此喻入頂位人，定慧均等，則無復昏散，所修皆成。又誡其勿學其餘外道法門，故言「勿復餘去」。

「當加汝價」者，喻常修定慧，惑業可斷，則果位自增，由有學位增進至無學位也。一切有漏、無漏、助道、正道，皆從如意觀求、欲須

即得，故曰「莫自疑難」。

四禪支喻為「盆器」，二空智喻為「米麪」，四諦十六行觀喻為「鹽醋之屬」，此等為修行見道所必需，故「諸有所需」。

四如意能發有漏五通以代手足，喻為「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

又九想八背捨等助道法門，喻為使人，如意觀中，以此助於正道，故曰「須者相給」。

(四)「好自安意」，此喻五根，若得五根，則安固難壞，忍位人也。

(五)「我如汝父……如所生子」。此喻具五力入世第一位，已近聖人，未得見諦仍非真子，故名如父如子。若得五力，無復退墮，故曰「勿復憂」。

慮」。

「所以者何」？以下釋成如父如子之意。佛居道滿，故曰「我年老大」。汝居道始，未有智斷，故曰「而汝少壯」。有信力故「無欺」，有進力故「無怠」，有念力故「無瞋」，有定力故「無恨」，有慧力故「無怨」。「如餘作人者」，指一些外道盲修瞎煉之徒也。

(六)「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此喻由七覺支八正道入見道位。世第一心無間證真，故言「即時」。從此轉凡成聖，故云「更與作字」，此初果聖人，從佛法中生，「名之為兒」。

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

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

已證初果，便進入修道位。「雖欣此遇」者，雖斷見惑，思惑猶存；雖得入聖，仍是有學，自知不及諸大菩薩，故「自謂是客作賤人」。又自知不堪續佛慧命。紹佛家業，僅能依二乘教修行盡苦，喻為客作賤人。由於不捨小志，大機未發的緣故，所以從阿含至方等，「二十年中」，皆依小教修行，證阿羅漢果，故名「常令除糞」。二十年者，約時間說，佛成道後，初三七日說華嚴，續於十二年中說阿含，再說方等大乘教八年。

古德有頌云：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說般若，法華涅槃共八年，

華嚴最初三七日。約修行說，見諦無間道，修習解脫道，二道皆具無漏十法行。或約見道後住修道位，斷上下界諸俱生惑，五下分結，五上分結說。

「過是已後」者，指已證阿羅漢後，常親近佛，識達人空，同佛共坐解脫床，故曰「心相體信，入出無難。」

又以已得涅槃一日之價，真實不虛，入為自利，出為利他，無有疑難，故曰「入出無難」。

見思惑垢穢不淨，斷見思證真諦理，名為「除糞」。

於方等會上聞大乘法名「入」，被訶為焦芽敗種名「出」。

住生空之理，無度生之心，不怖求大果，故名「然其所止，猶在本處」。本處者，是本所求所學之處，即二乘斷證也。

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加用心無令漏失。

前面冷水洒面及誘引還家譬，是領解佛以小乘教化兼說權教大乘，即阿含時、方等時。

此是領解佛說般若，付以大乘真實法財。綜觀本師一代化跡，不出五味調熟，今付財密化，乃當第四。

佛初成正覺，頓說華嚴，即前述即遣傍人，急追將還，二乘非機，是故迷悶躡地，如乳味全生。佛息大化之後，於鹿野苑說三乘通行四諦法，即前述密遣二人，說除糞法，小機即信受奉行，轉凡成聖，如轉乳為酪味也。

阿含之後，佛說方等淨名等，歎大訶小，二乘聞之而不謗大不退小。即前述入出無難，猶止本處，心得調柔，如從酪出生酥也。

佛又為諸大菩薩說摩訶般若，貫通三乘斷證功德，顯示福慧二嚴，即是此段經文，從方等出般若，如從生酥出熟酥也。

後文付囑家業譬，正領解今日法華會上，判定父子、付財授記，開佛知見，示真實相，悉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從摩訶般若出法華涅槃，

如從熟酥出於醍醐。四大弟子，深得佛意，領解五味一化始終，說出信解於心的窮子喻。為己則師資相契而道成，為人則代佛揚化而利生。吾人今日得聞本經，亦當效法四大弟子，為己要成就大志，為人要弘通法華，更要教宗法華，行歸淨土，一生成辦，如天台祖師焉！

「長者有疾」者，衆生有疾，佛即有疾，佛於涅槃前示現背痛，亦可名為長者有疾。

「自知將死不久」者，佛的應化身，有機可度則應身出世住世。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緣，則應身入滅。今佛化緣將畢，示滅不久，故曰將死不久。「多有金銀珍寶」至「汝悉知之」。

四大弟子已實證阿羅漢，故不疑於大乘法，則知小乘所證之空性，與大乘第一義空，本自無二無別。由此空性緣起一切有為無為功德，故曰「多有珍寶」。如中論說：「依於空義，一切法得成。」約四教說，別教空理如金，通教空理如銀，藏教空理如珍寶，圓教則總攝藏通別教之空，亦即一切法空座，名為「倉庫」。依空所緣起諸法，無量無邊，故名「盈溢」。

「其中多少」者，佛說般若為廣略二門，如大品般若為廣說，般若心經為略說，廣者名多，略者名少。「所應取與」者，自行為取、化他為與。綜合來說：金銀珍寶為性具功德，其中多少為性量，所應取與，即性空緣起之性用，了達諸法性具性量性用，是為「汝悉知之」。

「我心如是」，佛心是什麼呢？佛心與衆生心，本來同體不二，即是自性清淨心，二空真如心，但因佛有大悲大智大願，與九法界的心相心用不同，故名佛心。如本經後文云：「如來室（佛心所住處）者，一切眾中大慈悲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

佛有大悲故不住涅槃，有大智故不住生死。佛既以慈悲般若為心，親證諸法畢竟空性，而不違度生本願，盡未來際，普度有情，此名「我（佛）心如是」。所以汝等佛子，要續佛慧命，承擔如來家業者，亦「當體」會「佛意」。只證生空是不夠的，要證二空真如，發起度生大願，不離悲智二嚴，如此乃可為說般若，轉教菩薩也。

又「當體此意」者，二乘人本來是用析法空，而今般若教是明體法空。二乘人本無嚴土熟生之意，今囑當體此化他功德而領受之，故曰當體此意。

「今我與汝，便為不異」者，此有四意：

一、解脫不異，三乘同坐解脫床故。此約同證人空，同了分段，同出三界，故言不異。二、證理不異。此就所證之真如理說，諸法皆如，故名不異。三、說法不異。得佛加持令說般若，與佛所說無異。

四、父子不異。就今時聞法領解，乃知父子天性，本來不異。

「宜加用心，無令漏失」者，此亦有三意：一、宜加用心，從偏空智

心中，增加嚴土熟生的悲心，這樣才不會漏落於愚法定性二乘，失去成佛的大利益。二、宜加用心，求解大乘法，般若教，勿得缺漏遺忘，失而不學，三、汝加用心，善學般若，不可漏落於斷滅空，惡取空，則自誤誤人，罪過無邊。如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所說食鹽喻，捉毒蛇喻。

爾時，窮子即受教教，領知眾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希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

此是領解佛說摩訶般若，令諸大阿羅漢轉教菩薩，而彼等志不希求，故立此喻。須菩提等於法華前，領解空義，守護大乘，不愚於法，但只知大乘理，而無一念發大乘心，亦「無希取」大乘法食「一

餐之意」。

如本品前面序昔迷所說：「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熟眾生，心不喜樂。」即是於佛教化菩薩無上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善吉雖善說般若，但認為是菩薩法，自謂我無其分，即其事也。「猶止本處」者，猶保任小乘果證。

「未捨下劣心」者，雖復恥小，未即回心向大，好比窮子雖被長者認為己子，可是仍然甘心下劣，安止於傭工的本處。

二乘人至般若時，領知大乘別教無量差別功德法門，故曰「領知眾物，金銀珍寶」。

雖已密得別益，因無心希取此功德法財，有如貯藏於倉庫之中，不得受用，故曰「及諸庫藏。」若肯希取，便是顯得，也就不是猶止本處了。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以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

「復經少時」者，即是般若後，至法華會中正說無量義經之時。二乘人既聞本從一心而起萬行，一法（空）而生無量法，理應萬行還入一心一法。如此思惟，「漸」漸開「通」安「泰」，由小乘心通入於大乘，故得大乘善根昔種今發，泰然向於大乘，名為「漸以通泰」。

再聞法華開權顯現，了知一切世出世善，同為一心所修菩薩行菩薩

道，三乘同是一乘，無有差別，必然要趣向於成佛的寶所，名為「成就大志」。

「自鄙先心」者，自悔過去住著小乘也。如舍利弗先前所說：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

臨欲終時，而命其子，並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逃走，矻孻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

此即領解上品等賜大車譬喻之意。

「臨欲終時」，如本經後文說：「如來不久將入涅槃」，正指說法華之時。也同遺教經所說：「所應度者皆已度訖，其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緣，」化緣將畢之時也。

「而命其子」，即佛於菩薩大眾中說明：會父子，付家業。

法華會上，菩薩雲集，喻為「並會親族」。大乘諸法喻為國王，此法華經會一切佛法皆入大乘，是為會集「國王」義。序品所列舉的十八大菩薩，皆是等覺菩薩，喻為「大臣」。十地菩薩喻為「剎利」，法王種性中生故。十住十行十向三十心菩薩喻為「居士」。

「諸君當知」至「我實其父」，是結會父子。

實從我學，彼本佛子，故曰「此是我子」。彼之善根，從聞佛法音而得生，故曰「我之所生」。我昔曾教發大心，修菩薩道，彼忽退轉，失大乘心，墮於生死，流浪五趣。故言「捨吾逃走」。

「矜嶢辛苦五十餘年」者，謂孤苦零丁，獨往獨來，輪迴五趣，無依無靠。雖有最恩愛的夫妻，也不能作伴侶，同去受報。

縱是父子至親，也不能相代。所謂「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限到來各自飛。」真是：「奈何橋上無親人，望鄉台前欲斷魂」也。

「於某城中」者，不能指明何時何處，總指過去教化大乘之時處。彼等忽然於中起念退大為小，各有某種因緣不同，故曰某城。

「其本字某，我名某甲」者，從大通智佛以來，彼等受生無量，名字亦無量，不可指定何名，唯佛一一能知，故言其本字某。本師隨逐不捨，亦有無量名，唯佛自知無量應化之名，故言我名某甲。

「昔在本城，懷憂推覓」者，佛居法身地，名為本城。二萬億佛以來，常以二智，尋覓可化之機，應機施教，說小說大，種種誘導，故曰「懷憂推覓」。始於今日，感應道交；久受大化，今得成就，故曰「忽於此間遇會得之」。

「此實我子，我實其父」，此正會父子。昔曾化以大乘，故曰實是我子。父有付財之義，子有承受之職，如是乃能佛種不絕也。

如佛地論說：「法華會上，不定性根機成熟，應捨分段受變易身。」

不定性聲聞迴心向大，故言會遇得之。一切大乘法財，一心萬行萬德，及種種自利利他功德，彼皆應得，與佛無異，故曰「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內字應讀納。

「先所出內」，即喻方等般若教中自利利他之行相，是汝等在會的二乘人所知悉，故曰：「是子所知」。先已領知，今但付與；所以法華但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不復廣說一切行相。以上即領等賜大車意也。

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此領解前品「各乘大車，得未曾有」，是故歡喜。「本無心求，自然而至」者，喻本無心好樂大乘，而不料大乘法即由小乘權法獲之。

又指阿含時，二乘人本心不求大乘。

至方等時，唯恥小慕大，自謂大乘絕望，又故不求。

在般若時，唯領知大乘行相功德，自謂非是己分，故又不求。

如此本無心求，而今法華會上自然獲得。獲得什麼？

一、獲知自己本從本師於無量劫前發大乘心。二、獲悉佛先教傭作，與一日之價，是大乘方便，成佛因行，三百由旬即是五百由旬的過程。三、獲領大慈悲父，先用四味調熟，最後付財，究竟一味，得無上醍醐也。四、獲父付囑家業，授記作佛，親領佛果無量功德寶藏，皆自己所有應得。

有此四得，可謂福從天降，故大歡喜，得未曾有，立知真為佛子，從佛口生也。然佛法不離因果，雖曰不求自得，其實因果必然。

何以故？因有三藏小乘斷惑證果，故聞方等大乘，能信不虛，不起疑謗。又因在般若會上領知衆物，轉教菩薩，故得心漸通泰，成就大志。尤其是因聽聞法華，開權顯實，會三歸一，開佛知見，入真實相，菩薩疑除，聲聞作佛，始能獲此四得。

如是因，如是果，決沒有天生的釋迦、自然的彌勒，坐待成佛之事也。況此輩聲聞，雖蒙佛付財授記，而圓成究竟佛果，尚在無量劫後，尚須六度齊修，萬行並集，匯萬善之因行，而成萬德之佛果也。

窮子喻立譬講完，於此吾人當生深信：

(一)彼等不求尚得；况我今日已發菩提心，上求下化，豈有不得成佛之理？(二)彼大歡喜、得未曾有；我亦應自慶善根深厚。既得聞一乘妙法，又得聞淨土法門，苟能淨土與法華兼修，則不經多劫，一生可得往生極樂，圓滿菩提，究竟成佛。這更應生歡喜心！起精進心！生難遭想！起報恩想！唯有道樣，才不辜負此次聞法因緣也。

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

如來常說我等為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

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

合法之文甚略，因譬喻已詳敘領解之情，不再費辭故。

「似子」有三義：一、以大乘菩薩為真子。此輩於過去大通佛世雖發大乘心，但猶居外凡，似聖真子，故名似子。

二、以聲聞類似菩薩為真子，可是捨父逃去，有子之名，無子之實，父子相失，故名似子。

三、深體佛慈廣大，等視眾生猶似一子，故名似子。

「三苦」者，一、苦苦——即八苦中之前五苦。二、壞苦——即愛別離、求不得二苦。三、行苦——即有漏五陰苦。又欲界為苦苦，色界為壞苦，無色界為行苦。

此正合前品所說，三界無安，甚可怖畏也。由於退流三界生死，受此

三苦八苦逼迫，總名「熱惱」。因為不肯修大，愚痴名「迷」，猶豫名「惑」，不受勸誡名「無知」。但有小志，不堪大化，名為「樂著小法」。此兼合前述父子相見，喚子不得二譬。

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宏多。

此合前誘引還家，化以二乘的譬喻。依佛教起聞思修小乘行，斷見思惑，名「除戲論之糞」。

所得不多，只有偏空「涅槃」，名為「一日之價」。大涅槃體，三大阿僧祇劫得，三德圓滿，名無數價。

小乘涅槃，利根人六十劫即得，鈍根人有退轉故，時間不定。

唯得惑障解脫，離分段生死，不得二空法身，種智般若，未得斷智障及變異生死；與大涅槃相較量，豈非僅得一日之價。

志本樂小，能自了生死便好，得少便以「為足」；

所以聲聞自謂：於小乘法中精勤修道，即得解脫，「所得」已是「宏多」。有如小孩得一塊錢，能買幾塊糖菓吃，便謂所得宏多。

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

不為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

前面立譬中說父遙見子身，今以世尊先知我心合。

前說羸瘦憔悴，今以心著弊欲合。前說即脫瓔珞，今以不為分別如來知見合。即是領解方便品所說：「鈍根樂小法，貪著於生死，眾苦所惱亂，為是說涅槃。未曾說汝等，當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此領解世尊觀機施教，所以暫不分別說明我等有大乘之分。

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

此領解佛說「方便」權教，即是密說「如來智慧」；

因我等著於已得「涅槃」，故「無志求」大乘。

又以為佛說般若，是專為菩薩，雖奉命轉教菩薩，自則「無有志願」。今日始知，佛為「隨順我等」根性，方便「說」小乘，令得入佛慧，而我等本來是真佛子也。

「佛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者，此領解說方等教也，合上心相體信。「於此大乘無有志求」者，合上猶在本處。

「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者，此領解般若轉教也，合上受命領知。

「而自於此無有志願」者，合上無希取一餐之意。

「真是佛子」，合上我今與汝，便為不異。父子相失譬言似佛子，付財密化譬言不知真是佛子，至法華會上方知原是眞子無疑。

佛以方便力，以實相法共二乘說，我等不識不共之意，此合付財密化譬。如瑜伽師地論說：「唯為發趣求大乘者說諸法空」，正同此意。

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所以者何？

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等有樂大之心，

佛則為我說大乘法。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訾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

「於佛智慧無所吝惜」者，領解方便品云：「自證無上道，大乘平等法，若以小乘化，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

「所以者何」以下，是釋明獲得家財之意有二：

一、我等昔疑佛不教我大乘為慳吝，今知佛不慳，早為我等密說大乘；若我等早知樂大，佛更早為顯說了。

二、佛雖於菩薩前毀訾聲聞，如維摩經中言小乘為焦芽敗種，為貪所樂法；然佛實以大乘隱為教化。

今聽佛於法華會上唯說一乘，前所說小是為入大之方便。舉今證昔，今唯一乘是實，昔三非真。佛毀訾聲聞，即是教作菩薩，無非欲令二乘人捨權取實，非是吝法；毀小即是教大，故所得是大也。此合上陶練小心及委囑家業二譬，亦合譬喻品等賜大車譬。

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
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此合上得付歡喜譬，亦合前品得車歡喜譬。領解過去不知求大乘因果，今知雖不求而已實得，真為佛子，寧不歡喜。「法王」即佛。

「大寶」即佛的三身四淨土，相好力無畏，十八不共等自利利他功德；亦即大涅槃，具有法身，般若、解脫，及常樂我淨等真實無量功德寶，是世出世唯一大寶。「佛子」指菩薩真子。「所應得」者，是火宅門外大白牛車，即一切種智，一佛乘因果。我等今聞法華，迴小向大，發心趣求，彼菩薩所得者，我亦「皆可得之」，歡喜自慶也。

爾時，摩訶迦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今日 聞佛音教 歡喜踴躍 得未曾有 佛說聲聞

當得作佛 無上寶聚 不求自得

本品有七十三頌半是重頌長行，有十三頌是歎佛深恩。

今此二頌是法說，不頌昔迷，但頌今悟，即重頌上述得付歡喜。

初一頌半是明聞妙法，見授聲聞記二事，後半頌述得付。

「無上寶聚」，即前述「法王大寶」。「不求自得」，故「歡喜踴躍」。

摩訶迦葉，在四人中年紀最大，而又具足四種長老，故領眾述偈。

譬如童子 幼稚無識 捨父逃逝 遠到他土 周流諸國

五十餘年

此以下有四十一頌，重頌長行譬喻。這一頌半是頌父子相失譬。「童子」喻最初發心，「幼稚無識」，所以退失大乘。

背覺合塵，名為「捨父逃逝」。輪轉三界，名為「遠到他土」。備歷五趣，名為「周流諸國，五十餘年。」

其父憂念	四方推求	求之既疲	頓止一城	造立舍宅
五欲自娛	其家巨富	多諸金銀	碑磔碼碯	真珠瑠璃
象馬牛羊	輦輿車乘	田業僮僕	人民眾多	出入息利
乃徧他國	商估賈人	無處不有	千萬億眾	圍繞恭敬

常為王者 之所愛念 羣臣豪族 皆共宗重 以諸緣故
往來者眾 豪富如是 有大力勢

佛度生本願，不忍衆生苦，緣起大悲心，名為「憂念」。

佛觀四生九有，覓昔已結緣，而今可度之機，名為「四方推求」。

約佛八相成道的化跡說，此即指居內院與降生之相。

「求之既疲」至「造立舍宅」，即喻住胎相。隨順眾生，造五陰舍，住於胎城之中。「五欲自娛」，是喻出胎、童子、納妻等相。

「其家巨富」，是喻捨世俗家，入如來巨富之家的出家相。

「多諸金銀」至「人民衆多」，是喻成道相。既得成佛，一切智慧、神

通、功德，無不具足。

「出入息利」至「有大力勢」，是喻轉法輪相。

「往來者眾」，即喻佛說法，他方此土四眾八部，前來聽法，聽後去十方弘化的很多。「豪富如是」，是喻佛說權實法門，無量為一，萬行一心為豪。一為無量，一心萬行為富。又指佛說華嚴圓頓大教，名為豪富。所以古德說：「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

「有大力勢」，是喻佛說法華，會三乘為一乘，示眾善皆成佛，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大力大用，不可思議。總之，佛的示現八相，無非如長者求子之心所驅使，如楞嚴經說：「若一眾生不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故缺入涅槃相。

而年朽邁 益憂念子 夙夜惟念 死時將至 痴子捨我

五十餘年 庫藏諸物 當如之何

「而年朽邁」者，喻佛化緣將畢，涅槃時至，故「益憂念子」。

如本經後文良醫留藥喻說：如是好藥，而不肯服，故憐子而悲深也。

「夙夜惟念」者，日夜念子不忘，如念佛圓通章說：「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

專憶者，佛也。專忘者，眾生也。

「痴子捨我，五十餘年」者，昔已發心，中途退失，名為痴子。背覺合塵，流浪五趣，背恩人也。「當如之何」？佛念眾生，眾生不念佛，

如母憶子，子不憶母；佛雖專念，又有什麼用？

爾時窮子 求索衣食 從邑至邑 從國至國 或有所得

或無所得 飢餓羸瘦 體生瘡癬 漸次經歷 到父住城

頌還鄉近父之所以，在為「求索衣食」故。

此喻二乘人為求出世解脫之定慧衣食，而起心修道。

「從邑至邑，從國至國」者，此喻由五陰、十二入、十八界而修正助卅七道品也。「或有所得，或無所得」者。遇佛法中真實善友，名有所得；所修有漏善，是為有所得法。不遇善友，名無所得；所修生空智，是為無所得法。未得大乘法食為「饑餓」，

無大福慧莊嚴為「羸瘦」，無明生見思惑為「體生瘡癬」。

經五停心、總相念、別相念、四加行等七方便位，名「漸次經歷」。

證人空見真諦，名為「到父住城」。

諸佛所住即大乘平等法，二空真如也。二乘見人空，亦可名到父住城。又從大通佛後，二萬億佛以來，名漸次經歷。今遇本師八相成道，住菩提場說華嚴教，名為到父住城。

(一) 子見父

傭賃展轉 遂至父舍 爾時長者 於其門內 施大寶帳

處師子座 眷屬圍繞 諸人侍衛 或有計算 金銀寶物

出內財產 注記券疏 窮子見父 豪貴尊嚴 謂是國王
若國王等 驚怖自怪 何故至此 復自念言 我若久住
或見逼迫 強驅使作 思惟是已 馳走而去 借問貧里
欲往傭作

出世善根展轉增進，名為「傭賃展轉」；遂趨向於中道大乘，名為「遂至父舍」。此是子能見父之緣由。

「爾時長者」以下，是子見父之相狀。

「門內」者，理居教內，果在因內。大乘教理，為通達實相之門，未信解大乘教理者，均在門外。佛已究竟諸法實相，故曰門內。

又萬行一心為內，一心萬行為外，佛已修因証果，親証萬行一心，故在門內。六度萬行，多歷事數，故曰「計算」。

大乘功德，名「金銀寶物」。自利利他，名「出內財產」。說方廣為注，授決為記，說修多羅為券，論議為疏。「窮子見父」以下十四句，初六句頌悔來，後八句頌驚畏卻走。豪貴尊嚴，喻佛勝應身說華嚴大教。國王喻佛，國王等喻法身大士。餘如前解。

(二) 父見子

長者是時

在師子座

遙見其子

默而識之

「默而識之」者，喻佛以妙智觀察，於眾生界中識知此輩聲聞，

過去逢我，已發大心，是我真子，但未對眾陳說。

即敕使者 追捉將來 窮子驚喚 迷悶躡地 是人執我

必當見殺 何用衣食 使我至此 長者知子 愚痴狹劣

不信我言 不信是父

雖與華嚴法會，如聾如盲，聞大無益，如人迷悶無知。退大不修，卻住生死，如人躡地不起。教修大乘，乖本希求，與死無殊，名為必當見殺。我等但求小乘，何用大乘衣食，逼我修行呢！長者知子以下，正明喚子不得。不信大乘，名為不信我言。不信佛是昔稟大化之師，名為不信是父。為什麼不信？因愚痴狹劣也。

即以方便 更遣餘人 眇目矬陋 無威德者 汝可語之

云當相雇 除諸糞穢 倍與汝價 窮子聞之 歡喜隨來
為除糞穢 淨諸房舍

此下有十頌半，重頌誘引還家譬，即是化以二乘的譬喻。

這三頌，是令修解脫分，先遣使，次傳語，後依行。前云「即遣傍人」，約人是指菩薩，約法是指大乘。今云「更遣餘人」，約人是指聲聞，約法是指二乘，故言「即以方便」，二乘法是方便教故。

「眇目矧陋」，「眇」音秒，一隻眼睛瞎了叫做眇目，此喻偏空小智。

「矧」音嗟，身體矮短叫做矧，此喻二乘法不能盡實相之源。

「陋」是身體醜陋，此喻二乘人無大乘眾善功德之莊嚴。

「無威德者」，二乘人不得四無畏，故無威。

小乘涅槃無常樂我淨四真德，故無德。「汝可語之」，傳語也。

「云當相雇」，「雇」以作解，言我與汝共相修作。

「除諸糞穢」，此喻修二乘行，斷見思煩惱。

「倍與汝價」，即出三界，了分段生死，証偏空涅槃，名為一日之價。倍者，超出人天福樂之稱。

「窮子聞之，歡喜隨來。」此喻二乘人依教奉行。

「為除糞穢，淨諸房舍。」此喻領取一日之價，斷除見思煩惱之糞，空淨六根房及五陰舍也。

長者於牖 常見其子 念子愚劣 樂為鄙事

此一頌，重頌照機。「愚劣」即長行之羸瘦憔悴。

「鄙事」即長行之糞土塵分土，污穢不淨。二乘人樂修小法，故曰「樂為鄙事」。

於是長者 著弊垢衣 執除糞器 往到子所

此一頌，重頌垂跡。即隱勝應身，現劣應身，示同衆生，故曰「往到子所」。既同衆生，則有三障，故長行曰：狀有所畏。

方便附近 語令勤作 既益汝價 並塗油足 飲食充足
薦席厚煖 如是苦言 汝當勤作 又以軟語 若如吾子

此二頌半，重頌說教。初二句，總說勸勉。後二頌即是教修七科道品：「既益汝價」，指四念處，四正勤，得出三界，故曰益價。益者增益，益汝價，即前述倍與汝價。

「並塗足油」，喻四神足，能得定發通。

印度風俗，油塗足上能履深水，如有神通。

又油喻八斷行：信、欲、精進，此三為加行。

輕安、正念、正知，此三為止觀正行。思、捨，此二為成就定慧均等。修止觀若生昏散，此八法能遠離之，喻為塗足油，如油能除風痺故。

「飲食充足」，即長行所說米麵鹽醋，須者相給。

「薦席厚煖」，茵蓐下面床之上者，稱為薦席。即長行所說好自安意。此皆喻小乘定慧，僅為自利，不為利他。

「如是苦言，汝當勤作」。此喻五根五力，根力既成，乃堪眾苦。

「又以軟語，若如我子。」此喻教修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由此入見道，即是入聖之真子也。亦即重頌長行所說，更與作字，名之為兒。

長者有智 漸令入出 經二十年 執作家事 示其金銀

真珠玻瓈 諸物出內 皆使令知 猶處門外 止宿草庵

自念貧事 我無此物

此三頌，重頌付財密化譬，初一頌明付財密化。次一頌明受命領

知。後一頌明無希取意。「漸令入出」，即長行所說：「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此即說方等教，歎大褒圓，漸使趣「入」，彈偏斥小，漸令趨「出」。

繼說般若教，漸令進入於大乘空理而自利名入；

然後以此轉教菩薩而利他名出，前後約「經二十年」之久。

「執作家事」者，此不同以前除界內見思糞穢之事，是居二乘無學位，而說大乘之法；亦即指弘法利生之事，及與菩薩同斷界外別惑之事。

「示其金銀，真珠玻瓈。」此喻大乘二利法財，命其領知。

「諸物出入」，化他為出，自利為入。緣起為出，性空為入。諸物，即

萬法萬行，莫不如此。

「猶處門外」者，雖轉教菩薩，而自己猶然安住於大乘教行之因門外，即是能說不能行也。

「止宿草庵」，草庵喻二乘灰斷之果，聊蔽分段生死之風雨而已。

「自念貧事」者，如長行所說：「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安於小教，自認無入大乘法，成大乘業之分，亦無意希求大乘，故曰「我無此物」。此即長行所說：「領知眾物，而無希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未能捨。」

父知子心 漸已曠大 欲與財物 即聚親族 國王大臣

剎利居士 於此大眾 說是我子 捨我他行 經五十歲
自見子來 已二十年 昔於某城 而失是子 周行求索
遂來至此 凡我所有 舍宅人民 悉以付之 恣其所用

初一頌半，知機集眾。後三頌半，正付家財。

「父知子心，漸已曠大。」即前陶練小心譬，如長行所說：「父知子意漸以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集眾是為付財，付家業當須會同宗族，故曰「欲與財物，即聚親族。」

「於此大眾，說是我子。」即長行所說：「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此實我子，我實其父。」「捨我他行，經五十歲。」即長行所說：

「捨吾逃走，矜嶠辛苦五十餘年。」

「自見子來，已二十年。」証阿羅漢後，轉凡成聖，始成佛子義，亦名來入如來家。此指般若轉教時而言，不同前面廿年阿含方等除糞時也。

「昔於某城，而失是子，周行求索，遂來至此。」此明今要會父子，付家業，當敘過去失子因緣，即是大通佛世結大乘緣成父子以來，中途彼等退流六道，遂至今生始在此相遇之事也。

「凡我所有，舍宅人民，悉以付之，恣其所用。」此正付家財，委囑家業也。恣者，已得所有權，可隨意使用也。

子念昔貧 志意下劣 今於父所 大獲珍寶 並及舍宅

一切財物 甚大歡喜 得未曾有

「昔貧」者，過去未修大乘六度萬行，無菩薩福慧功德之瓔珞莊嚴也。「志意下劣」，指二乘只為自了，無嚴土熟生之心。

「今於父所」即是今生遇佛，聞佛說方等般若法華教中。

「大獲珍寶」，喻領知大乘六度萬行德。

「並及舍宅」，喻並其無為真理及大慈悲室。

「一切財物」，即長行所說：「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今佛在法華經中，開權顯實，會三歸一，所有權實，

三乘一乘之功德法財，皆委付二乘人及一切佛子，故曰：
一切財物皆是子有。

約行說，一切自行化他功德，名一切財物。

約理說，諸法緣起（出）性空（內），是萬有真理，名一切財物。

約教說，一切法皆入摩訶衍（大乘），名一切財物。

約人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即無上財寶，故名一切財物。
得佛委付此四種一切財物，是從來未曾有的，故「甚大歡喜」。

佛亦如是 知我樂小 未曾說言 汝等作佛 而說我等

得諸無漏 成就小乘 聲聞弟子

從此以下有三十頌，是重頌長行合法中三科，略去父子相失譬一科。

「知我樂小」，即長行所說：「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乃重頌前品勸誡二門化之不得。

「未曾說言，汝等作佛。」即長行所說：「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

最後四句，頌誘引還家，即長行所說：「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

「得諸無漏」者，漏即是惑，亦名煩惱。得諸無漏，指斷見思惑。

見思惑是衆生漏落生死之因，斷見思則無漏落，得出三界，了分段生死，這是指斷集。「成就小乘，聲聞弟子。」這是指證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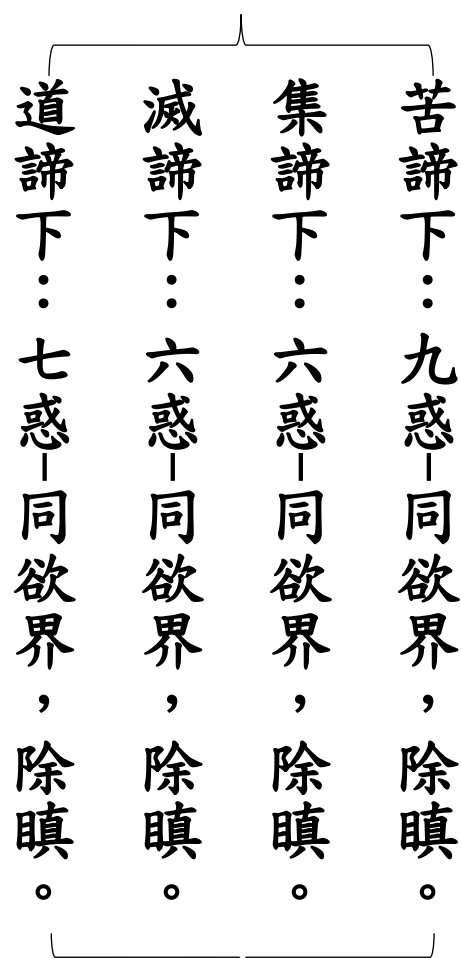
見思惑又名：見愛，見修，四住煩惱，枝末無明，通惑，界內惑，是三界煩惱之通稱。小乘立見惑八十八品，表列如下：

欲界

- 苦諦下：身、邊、邪、見取、戒取、貪、瞋、痴、慢、疑
- 集諦下：邪見、見取見、貪、瞋、痴、慢、疑。
- 滅諦下：同右
- 道諦下：邪見、見取、戒取、貪、瞋、痴、慢、疑。

共三十
二品

色界與
無色界



唯識宗立見惑一百十二品，即欲界四諦各有十使，上二界除瞋計算之。小乘立思惑八十一品：三界分九地——欲界五趣地，色界四禪為四地，無色界四空天為四地，共有九地。每地之思惑，各有下下品乃至上上品共九品，九九故八十一品。思惑是對事迷倒，俱生所起。見惑乃迷理，分別所起。故言分別曰見、貪愛曰思，各有不同。思惑內容，小乘有十，大乘有十六。

十者：欲界有貪、瞋、痴、慢，色無色界各有貪、痴、慢，共為十。

十六者：欲界有貪、瞋、痴、慢、身見、邊見。

色無色界各除瞋，共為十六。

見思惑內容，以小乘說總共有九十八，大乘為一百二十八。

茲將迷於欲界苦諦真理而起的十種見惑，略釋如後：

- (一) 身見——以五蘊假合之苦果，迷執為常為一之我見。
- (二) 邊見——以執此我體死後或常或斷，各執一邊。
- (三) 邪見——以此現在之身，對於過去業因之果報，撥無道理。
- (四) 見取見——迷執前三見以為正見，又非是涅槃妄計涅槃。
- (五) 戒取見——迷執現在苦身，可作種種邪戒苦行為因，得生人天乃至涅槃。

槃，此非因計因也。

(六) 貪——貪愛前五見不捨。

(七) 瞋——對前五見有認為非者，而生瞋心。

(八) 痴——不知前五見之理為非。

(九) 慢——執前五見為是，而生慢心。

(十) 疑——疑苦諦之理。

此十種中前五見及疑，是迷諦理。貪瞋痴慢，是迷於五見所起。

思惑中之貪瞋痴慢是由迷事所起，與見惑中迷理所起不同。

痴惑與無明惑亦有同有不同，同者：愚痴即無明，果時無明即緣中

痴，子時無明即因中痴。不同者：痴指邪見，撥無因果。

無明指不覺，即不知諸法緣起性空，而有妄想執著；又不知心性自清淨，諸法唯一心，迷於一心真如，緣生性空，故曰無明。

如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天台宗把一切妄惑統攝為三類：

一、見思惑。斷見思惑即出三界，二乘以為涅槃，此即本節頌文：得諸無漏。

二、塵沙惑。此是菩薩教化衆生之障，菩薩不能通達塵沙無量法門，故稱為惑障。

三、無明惑。此惑障蔽中道實相理體。見思惑中之痴，是枝末無明，此即根本無明。

天台以三觀斷三惑：空觀斷見思，假觀斷塵沙，中觀斷無明。

約位說：別初住圓初信斷見惑，別七住圓七信斷思惑，

別八住以上至十行滿，圓八信以上至十信滿，斷塵沙。

別教十向習中觀伏無明，於十地及等覺妙覺斷十二品無明則成佛。

圓教則發心任運修三觀，初住以上，斷四十二品無明成佛。

藏通二教則不知三觀名字，何況能斷三惑。若知三惑不離一心，故修一心圓頓三觀，可令三惑同斷。當知同一心體所起之惑有麤細之分，麤為見思，中為塵沙，細為無明，故斷惑之智亦分淺深，亦可由次第斷也。

小乘斷見思惑，八忍八智中第十五心，一時頓斷見惑。

十六心見道，入修道位，數數思惟諦理而漸斷三界之思惑。

二惑斷盡，名無學，即阿羅漢也。

佛教我等

說最上道

修習此者

當得成佛

「說最上道」，此有三意：

(一) 說二道五菩提之大乘菩薩道，此乃由發心至成佛的必經過程，名為說最上道。

(二) 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名為最上道。

(三) 說性空大乘，明諸法畢竟空，名為說最上道。
此有多種說法：

1 說二空——人空法空，或內外空，但空不但空等，出自大般若經。

2 說三空——我空法空俱空（楞嚴經曰空空）出自大般若經。

3 說四空——法相空，無法空（即法性），自法空（不自生），他法空（不他生），出自大乘義章。

4 說六空——五蘊、十二入、十八界、六大（地、水、火、風、空、識）、四諦、十二因緣空，出自仁王護國經。

5 說七空——相空、性自性空（自性分別）、行空（因緣）、無行空（不無因生）、一切法離言說空（假名空）、
第一義聖智大空（中道離二邊）、彼彼空（一空一切空），出自楞伽經。

6 說十空——內空、外空、有為空（俗諦）、無為空（真諦）、性空

(二諦之性)、無始空(無明無始)、第一義空、空空、空空復空、空空復空空(無所得空)、出自梵網經十品大明空門。

7 說十一空——內空(六根)、外空(六塵)、內外空(六識)、有為(法)空、無為(法)空、無始空(三際空)、性空、無所有(相)空、第一義(菩提涅槃)空、空空(一空一切空)、大空(十法界空)、出自大涅槃經。

8 說十六空——從上十一空，加：畢竟空、散空(諸法空)、本性空、無性空(即空空)、無性自性空(即空空復空)、出自大般若經。

9 說十八空——從上十六空，加：無法空、有法空，出自大般若經。

上來雖有種種不同，無非開合而已，總不出人空，法空。

修習人無我法無我，能證二空真如所顯的一心實相，即是心顯成智，破無明證法身，當得成佛，此即最上菩提道。

我承佛教 為大菩薩 以諸因緣 種種譬喻 若干言辭

說無上道 諸佛子等 從我聞法 日夜思惟 精勤修習

是時諸佛 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 當得作佛 一切諸佛

秘藏之法 但為菩薩 演其實事 而不為我 說斯真要

初一頌半，頌我承佛教轉化菩薩。次一頌，頌菩薩依我言修行。後二頌半，頌佛為菩薩授記而不為我等說。言諸佛者，佛佛道同故。般若大乘，佛正為菩薩說，不為我等二乘，所以我等無有希求之心，

口說而不行也。

秘藏者，即二空所顯自性清淨心，無名無相，真實要妙，故名真要。覓心了不可得，名畢竟空；依心緣起一切法，名畢竟有。

此畢竟空又畢竟有，同居於眾生與諸佛介爾一念心中，這是一切諸佛秘藏之法，真實沒有虛妄，微妙不可思議者也。

(一) 喻法雙舉

如彼窮子 得近其父 雖知諸物 心不希取 我等雖說

佛法寶藏 自無志願 亦復如是

初一頌舉喻，次一頌合法。說佛法寶藏，即前說最上道也。

(二) 釋不領意

我等內滅	自謂為足	唯了此事	更無餘事	我等若聞
淨佛國土	教化眾生	都無欣樂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
皆悉空寂	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	無漏無為	如是思惟
不生喜樂	我等長夜	於佛智慧	無貪無著	無復志願
而自於法	謂是究竟	我等長夜	修習空法	得脫三界
苦惱之患	住最後身	有餘涅槃	佛所教化	得道不虛
則為已得	報佛之恩			

此八頌，陳述彼輩不希大乘的原因。先二頌，舉其已具小乘智斷為因。初四句，說明已證小乘涅槃，故不希大乘涅槃。

「內滅」者，斷見思惑，內證滅諦，證我空真如，成無學果，故言「自謂為足，更無餘事。」唯求了脫生死大事，故言「唯了此事」，即是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也。

次四句，說明已具小乘智，故不欣大乘智，又缺大悲，所以說：「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都無欣樂。」

「所以者何」以下六頌，說明因修三解脫門，而得小乘涅槃，則已報佛恩，無復欣大。

「皆悉空寂」，修空解脫門，觀五蘊法皆悉空寂。

「無生無滅」，觀六大法空也。「無大」，觀十八界空也。

「無小」，觀十二入空也。「無漏」，觀四諦空也。「無為」，觀十二因緣空也。

「如是思惟」，諸法皆空，空即無相，這是修無相解脫門，所以對修大乘菩薩道，嚴土熟生，「不生喜樂」。

「我等長夜」，指二乘人從發心至證無學果，利根須六十劫，故名長夜。「於佛智慧」至「謂是究竟」五句，修無願解脫門，故曰「於佛智慧，無貪無著，無復志願。」

「修習空法」至「報佛之恩」九句，是說明因聞般若教，而修習析空法，體空法，得如上三解脫門，便得涅槃，謂是究竟，故不希大。

由此可知，諸阿羅漢，唯奉佛命以般若教轉化菩薩，而其本心，認為他們已修三解脫門，已證般若教中所說空理，對於阿含、方等、般若三時的教理，可說已經究竟親證兌現，那裡還有什麼佛的智慧可以再求再得呢？

「得脫三界，苦惱之患。」指已具有滅生死苦之無漏智慧說。

「住最後身，有餘涅槃，」指已得斷苦證滅的無漏果報說。

智斷二果，皆已具有，故曰「佛所教化，得道不虛。」既能依佛言教，修行證果，入無為位，了生脫死，超出三界，便是順佛意，滿佛願，「則為已得，報佛之恩。」

如律中說：「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因此無復希求大法，沒有領受佛陀要他們回小向大之意。

講到這裡，我們應有二感想：

(一)佛法中所說諸法皆空，確是宇宙人生的真理，諸法的實相。

不論你是修小乘或大乘，也不分任何宗派，都是觀空得道。

以淨土法門來說，也必須先能了知身心非有，才能有空靈明淨的念佛意境和效果，始能專一念佛，心得清淨，心淨則眾生淨，心淨則國土淨，必得往生淨土也。若雖念佛而身心執著，必然情關難破，於飲食男女之欲，看不破斬不斷，那樣念佛，與欣厭之心不相應，

一面念佛，一面心馳欲境，斷不能成就淨業，往生淨土。

(二)須菩提等，以為能了分段生死，便是已報佛恩，這是自了漢，故被佛呵責為焦芽敗種。必須學佛同樣的大悲大智，廣度衆生，才是真報佛恩。所以本經後面囑累品佛有明白的開示：「汝等亦應隨學如來之法，勿生慳吝，於未來世，若有人信如來智慧者，常為演說此法華經，使得聞知，為令其人得佛慧故。若有眾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深法中，示教利喜。汝等若能如是，則為已報諸佛之恩。」華嚴中亦有同樣的開示：「縱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徧大千，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佛恩。」

須菩提等至法華會上，聞佛說方便品譬喻品，才領解此意，

回小乘心行，向於大乘，悲智具足，說法利生，以報佛恩。

我們今天得聞本經，也當立定志願，遵佛囑累，盡未來際，演說法華，及般若深經；尤其要弘揚淨土法門，使末法眾生，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及救濟，同生西方，同成佛道，是為真實報恩人，也是佛陀的孝子也。

我等雖為 諸佛子等 說菩薩法 以求佛道 而於是法

永無願樂

這一頌半，是須菩提等代表諸阿羅漢，說明在法華前，自無希取大乘的心意。過去雖為五乘佛子，說大菩薩法，教修六度萬行，

以求得無上佛果。可是我等阿羅漢，對於大乘佛法的修因證果，自己皆無心願意樂；假使佛不在法華中開權顯實，會三歸一，那是永無回小向大可能。今聞法華，才領解佛方便說三乘法的意旨，那必然捨權取實，發趣大乘，求佛智慧，廣度衆生。所以後面有諸大聲聞弟子得佛授記，及發願弘經的誓詞，不是永遠止化城宿草庵的。

導師見捨

觀我心故

初不勸進

說有實利

因為我輩得少為足，在法華前，雖受佛敕，以大乘法，轉教菩薩，而自己仍止化城，劣心未捨。

所以佛陀觀知我心，暫時見捨，不明白宣說三乘是方便，究竟同入一

佛乘是真實；亦不明說汝等過去已發大心，汝今所修，是菩薩道，漸修學，悉當成佛。這是我等自己的過咎，非是世尊吝法不說也。此與舍利弗陳述的領解言辭，同一意趣，不過文句有所不同而已。

(一) 合委付家財

如富長者 知子志劣 以方便力 柔伏其心 然後乃付
一切財物 佛亦如是 現希有事 知樂小者 以方便力
調伏其心 乃教大智

此三頌，合付家財，初六句牒譬，後六句正合，文略義周，與長行的文互相顯發，不繁不闕。

「調伏其心」者，領佛初方便說，後說真實，先由實施權，說三藏教，後開權顯實，說妙法蓮華經，如此觀機施教，調伏其心。

佛說阿含，以調伏障解脫的見思惑。

次宣說方等般若，以調伏障般若的塵沙惑。

再說法華，開全顯實，開跡顯本，以調伏障法身的無明惑。

經過四味調熟，四住煩惱究竟，三界無明已破，佛果三德已顯，乃可委囑家財，授記作佛也。

「乃教大智」者，即譬喻品所說，等賜諸子等一大白牛車，也就是教求權實二智，一切種智，教令入佛知見也。

(二) 合得付歡喜

我等今日	得未曾有	非先所望	而今自得	如彼窮子
得無量寶	世尊我今	得道得果	於無漏法	得清淨眼
我等長夜	持佛淨戒	始於今日	得其果報	法王法中
久修梵行	今得無漏	無上大果	我等今者	真是聲聞
以佛道聲	令一切聞	我等今者	真阿羅漢	於諸世間
天人魔梵	普於其中	應受供養		

此七頌，初一頌半，總領今得非先所望。次三頌，領今日方得果體，後二頌半，領解所得果用。

「我等今日」至「得無量寶」，即重頌長行所說：「我等本無心有
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總領非先所望也。

「得道」者，得實相道，得一佛乘道，也就是分得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得果」者，分得無上菩提大乘習果，圓教初住，破一分無明，證一
分法身，名為習果。

「於無漏法」者，過去斷見思惑，見無漏法，不漏落於凡夫，今日見
中道實相，並破塵沙惑，分斷無明，不漏落於二乘。

「得清淨眼」者，過去慧眼見空，今得淨眼見中，而且六根清淨，圓
十信滿心也。

「持佛淨戒」者，梵網菩薩戒，律儀、攝善、益有情，三聚圓淨也。淨戒為因，能得大果，故曰「始於今日，得其果報。」

如經云：「戒為無上菩提本，故當一心持淨戒。」

「梵行」者，略指四眾律儀，廣指三無漏學，梵行圓滿，故得無漏無上大果。非是過去止宿化城草庵，灰身滅智，無有果報也。

以上明所得果體，以下明所得果用。「真是聲聞，真阿羅漢」者，約教說，由圓十信入圓初住位，分證大涅槃真實三德，一真一切真，能於無佛世界，示現八相成道利益眾生。

約本跡說，今聞法華開權顯實，開跡顯本，過去我等內秘菩薩行，外

現聲聞身，乃屬應化非真。

今日顯知我等是真菩薩，但就現前開顯的本位，仍有二乘之名，故曰真聲聞真阿羅漢。雖是二乘，皆屬菩薩道，必當作佛，是真佛子故。

「應受供養」者，即是佛的十種通號之一，名為「阿羅訶」，不是從前由乞士轉得應供之號了。

世尊大恩 以希有等 憐憫教化 利益我等 無量億劫

誰能報者 手足供給 頭頂禮敬 一切供養 皆不能報

若以頂戴 兩肩荷負 於恒沙劫 盡心恭敬 又以美膳

無量寶衣 及諸臥具 種種湯藥 牛頭栴檀 及諸珍寶

以起塔廟 寶衣布地 如斯等事 以用供養 於恒沙劫
亦不能報

此以下十三頌，都是孤起頌，頌佛深恩深德難報。

這六頌半感深恩，初一頌半，明佛大慈大悲，憐愍教化，為眾生所作利益——時長，處廣，心勤、行滿、苦己利人，恩深如海。

如後經文說：「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世尊捨身命處。」昊天之恩，蓋在於此，故曰「無量億劫，誰能報者。」

「手足供給」至「盡心恭敬」，此二頌是以內財供養——

「手足供給」者，如本經天援品說：「供給走使，采果汲水，捨薪設

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於時奉事。」

「頭頂禮敬，一切供養。」這是指身口意三業虔敬供養。

「頂戴肩荷」，如觀音菩薩經常頂戴如來在寶冠中，竭盡誠敬之心。如斯等事，經恆沙劫，亦不能報佛深恩。

「又以美膳」至「亦不能報」，此三頌是以外財供養——即是飲食、衣服、卧具、醫藥四事供養。更於佛涅槃後，以栴檀珍寶，起塔供養舍利。如斯供養，經恆沙劫，亦不能報。何以不能報？

以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唯法供養，能報佛恩。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

「牛頭栴檀」，出離垢山，亦名楞伽山，是最名貴之香木，此栴檀木磨粉用塗身時，火不能燒。

諸佛希有	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大神通力	無漏無為
諸法之王	能為下劣	忍於斯事	取相凡夫	隨宜為說
諸佛於法	得最自在	知諸眾生	種種欲樂	及其志力
隨所堪任	以無量喻	而為說法	隨諸眾生	宿世善根
又知成熟	未成熟者	種種籌量	分別知己	於一乘道
隨宜說三				

此六頌半，是歎佛深德——希有，無量，不可思議。

「大神通力」者，指佛隱報身之實德，顯化相之權形，不居淨土，處此穢方，隨逐凡夫，因機施教，隱實施權，由一開三。

「無漏無為」，指佛所證的大涅槃果名無漏，所得的大菩提果名無為。

「諸法之王」，指佛復本心源，顯發生佛同具的自性清淨心，悟入諸法一心無相無不相的實相，是心作眾生，是心菩薩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故名諸法之王。以上是總歎佛德，以下是別歎佛以四攝法度生之德。

「能為下劣，忍於斯事」，即長行所說：「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

更著麤弊垢膩之衣，塵土分土身，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佛不於法性土中，常受寂光法樂，而垂形三界，示同眾生，八相成道，度脫眾生，此同事攝也。

「取相凡夫，隨宜為說」，即前頌文所說：「又以軟語，若如我子。

知子志劣，以方便力，調伏其心。」佛隨眾生所宜，先於提渭經中，說人天戒善，令五濁眾生，不落三途。再由一乘而開三乘，令不落三界，漸入聖域，此愛語攝也。

「諸佛於法」至「而為說法」，此八句，指佛以法布施衆生。

佛於一切法門，得最自在，應以什麼法門得度者，即說什麼法門，恰

好無差。即長行所說：「勿強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佛能知眾生種種欲樂，及其志力，志力即勝解力，而說修多羅等九種法。不隨自意所證而說，觀機適合，隨他所堪宜而說三乘法，故曰「以無量喻，而為說法。」此布施攝也。

「隨諸眾生」至「隨宜說三」，此二頌，指佛能知根熟未熟，故能說種種法門，分別使眾生得四悉檀益。知根未熟故由實施權，待其根熟則開權顯實，說麤說細，說小說大，或勸或誡，無非應病與藥，藥到病除，凡聞佛說法，一句一偈，佛皆為授記作佛，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此利行攝也。如是四攝度生，豈非恩深難報耶！

本節頌佛深恩厚德，佛弟子確實難以圖報，唯有弘傳妙法，續佛

慧命，庶幾可報於萬一。

天台宗章安尊者，依本品經文，列出世尊大恩有九：

(一) 如來始建慈悲，拔六道苦，與四聖樂，普十法界，入四弘誓願中，此如來室恩。

(二) 如來過去教我大乘，雖中途忘失，而一切智願不失，此大慈與樂恩。

(三) 衆生無量劫來，遭輪迴之苦，佛皆隨宜拔濟，此大悲拔苦恩。

(四) 佛成道已，應受無為寂滅之樂，而隱其神德，用貧所樂法，五戒十

善，冷水灑面，令得醒悟，此是佛衣遮五濁八苦之熾熱恩。

(五) 示老比丘像，方便附近，與一日之價，此是佛衣除見(寒)愛(熱)煩惱恩。

(六) 過是已後，心相體信，說方等大乘，彈訶貶斥小乘，令恥小慕大，此是佛衣遮醜陋恩。

(七) 命領家業，金銀庫藏，皆悉令知，此是佛衣與我莊嚴恩。

(八) 會親族，定父子，付家財，此是賜如來座恩。

(九) 既得座已，身意泰然，快得安隱，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此是令我具

足自利利他恩。

以上九恩，與前譬喻品問答中所述十恩，大意相同，蓋信解品，即是領解前品而來，故歎佛深恩，亦無甚差別。

不過章安尊者，約弘經三軌來舉列九恩，如來座有二恩，如來室有三恩，如來衣有四恩。當知：室得衣故，有覆育之恩。室有座故，成拔苦與樂之用。座假衣室，令自他行成。衣假座室，令初後理顯。是故以三軌，合成九種大恩。

第三章：問答研討

問：方便品說：若實得阿羅漢，不信此法，無有是處。

須菩提四人，是實阿羅漢，何需待說譬喻以後才信解呢？

答：方便品說，實證的阿羅漢必信此法，是據聞本經始終，必定能信也。須菩提等，初聞法說已生實信，再聞譬喻，大開圓解，故有陳述窮子之喻，與方便品所說不相違也。

問：前面法說譬說，既明三乘是權，一乘是實，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理應捨權取實，有取有捨。可是取捨不亡，又成有所得心，何得名為信解妙法？何能得佛付財授記呢？

答：今言信解者，應知本經宗要：即是一心萬行（作佛），萬行一心（是佛）。實相無相（畢竟空），又無不相（畢竟有）。

今須菩提等所陳述之信解，

是領解佛方便誘引，初由實施權，後開權顯實，漸令轉凡成聖，此乃是心作佛，一心萬行也。如此先得對治、為人二益，然後始得入理益——便是頓悟萬行一心，是心是佛，實相無相，從有所得而入無所得也。

約位來說，須菩提等聞圓教，解圓理，入圓位，迴心即入圓初住。所以前面領解得付歡喜中說：「我等今者，真是聲聞，真阿羅漢，以佛道聲令一切聞。」佛道者，即佛所證一心萬行，萬行一心之道，亦名佛之知見，一切種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二諦圓融，不偏空有的無上菩提正道。也是由有所得，而入無所得；由熏習成，而證本來具。先有證法，而後有化他教法，故曰：「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此與淨土法門：由有往生，而實悟無生。由有取捨，而得無取捨。先有是心作佛，才能是心是佛，是同一旨趣。

問：阿羅漢迴小入大，為在界外受生，為在界內受生？

答：在三界外受變易生。如本經後面持品說：「五百阿羅漢，及八千有學無學得授記者，誓願於他國土廣說此經。」即是界外受生弘經之事也。

問：毗婆娑論說：一切聲聞開為三品，上根唯一人，即舍利弗獨六十劫修行證無學果故。中根亦一人，即目犍連也。餘一切聲聞並屬下根。今何故中根有四人呢？

答：目連雖是聲聞之中根，今於法華會上悟入佛之知見，未必勝於大迦葉，須菩提、大迦旃延，觀此品領解陳述，皆非目連，可為證明。是故四人皆與目連同入中根悟解得記之數。

問：安樂行品說：佛教菩薩，但以大乘法而為人解說，佛今何故自說小乘耶？

答：佛有知眾生根機之智力，能說小乘作為通入大乘之方便。始行菩薩則不知根機，也不知因小悟大，所以但應說大乘法也。

問：本品以斷見思煩惱，喻為除糞，菩薩具斷五住煩惱，不亦是除糞人嗎？

答：二乘見有煩惱可生，故修道滅之，名為生滅四諦觀，即有生滅斷常，故為鄙賤，如除糞之人。菩薩不同，了達煩惱本自不生，今亦無滅，名為無生四諦觀，即是除而無所除，非除糞人也。如方便品說，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信解品結要頌：

斷疑生信此心堅 淨土法華莫改絃
但得臨終生極樂 不移一步到家團